

大清畿輔先哲傳

師儒傳八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七  
天津徐世昌撰

顏季師友

顏元崛起窮鄉倡明聖道親師交友取益無方然所與游大半不出里閭之間李塨則交徧天下其規模益宏遠矣元塨取友大率在人倫日用行習之常不專重文學其所稱巨人長德多可紀述者元嘗自數生平嚴事者一人曰孫奇逢父事者五人曰才包李明性王餘佑張羅喆張起鴻兄事者二人曰王之徵呂申友交者三人朝夕共學王養粹之外曰郭靖共趙太若今就其可徵者錄之於篇孫奇逢才包王餘佑自有傳王之徵呂申友奇逢傳

吳持明字洞雲與顏元同里元始就外傳從之受學持明納婢生子妻妬棄之櫪下元連血胞抱至家告朱媼劉孚之持明妻怒捶

婢婢遁元復匿之朱家徐以義諭解之持明夫妻卒反婢養子成立時元年方十二卽能幹師門內難然持明妻終以是怨元不得復從持明受學持明長數術占驗多奇中又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曰非流寇充斥究心百戰神機參以已意條類戰陣守攻事宜成書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及卒元資助其葬爲文哭奠之

賈珍字襲什弟璿字金玉皆蠡諸生顏元早歲先後塾師也珍幼有文季父射斗以鄒令署篆曲阜珍一侍從得遊洙沂登尼繹徧尋孔孟遺跡及歸厭城市紛囂徙居邑西北野從而居者二十餘家因命曰甘家莊立碣志之其爲人知幾善守不爲俗昧清初士子文競恆險字僻語澁往往不可句讀辨識一時標榜如狂珍爲文專事爾疋曰吾於近塗候諸公矣已而果大懲頹風嚴正文體人乃服其先見年五旬餘弟璿以子弟無所模範請歸授徒顏元

暨子姪十餘人皆來受學珍以身教人每昧爽莅齋端坐終日肅  
如嘗謂門人曰吾年老無能益諸子惟功專耳構斗室閭縱不盈  
丈取諺語自箴兼箴學者曰心靜自然涼隨材施教寬嚴適宜往  
往一言片語令人感泣不能自己篤尚儉約每饌市餅四枚蔬一  
孟不設筯曰卽此是實學學生筵請皆不赴曰一筵中家以下半  
月費也奈何以半月費供我一飧或曰業備矣先生負其勤無乃  
更費乎曰負一以斬其餘所省亦既多矣峩冠博服道貌岸然望  
而知爲有道君子遇人無賢不肖一以溫恭接之外和而內嚴人  
不見其喜怒之迹性善飲不擇人然不可干以私有姻屬被繫捕  
廳廳遣役來言但得賈相公隻字卽免珍笑曰甯貸之財字不可  
得也邑令聞珍名請見不往備儀物致之珍聞而恚時顏元在側  
進云求名得名君子之恥先生不求名而名隨之此孔孟所不郤

也何辭爲乃受之然亦不往謝也後數月令去任就私館珍往報  
禮令大喜迎謂曰古所謂見且不得亟者君眞其人矣元從珍受  
學年已十九旣悟道引之宴又好交游時有比匪之傷珍立教禁  
及門結社酣歌及子弟私通餽遺元之掃除習染從事正學蓋自  
珍始珍嘗以所爲聯語語元元爲大書榜之中堂卒年六十有四  
元私謚之曰端惠爲持心喪五月瑜卒亦如之瑜善醫元集其方  
爲美惠方集序之以行世

李明性字洞初晦夫其別號也兄成性弟盡性皆蠡諸生明亡遂  
不復與試有勸之者輒飲以酒使不得出口事親孝每曰雞鳴趨  
拜堂下然後升堂問安潔拂廁牕或疾侍湯藥衣不褫帶三閱月  
夜聞欠伸輒轉或噫咳輒問睡苦若何思飲食否不俟言也親曰  
五六食皆手捧持以進親沒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事父兄嘗

怒而舉履提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曰弟罪也兄胡爲爾氣得無  
損乎時年六十七矣明性方面鬚際鬚端朴靜謐不嬉祭必齊必  
虔盛暑衣冠必整讀書無燭火則然條香映而讀學宗孔孟不以  
朱陸爲門戶與顏元學合嘗謂子塈曰吾少思作親民官農時布  
衣羸馬一二平頭自隨踏行阡陌獎勤警惰與父老量晴雨教子  
弟以孝弟忠信訟立讞決諭以和以忍訪抱道高士而造其廬酌  
壺觴商政治歸而庭署蕭然高歌廣夏此吾志也噫今已矣初崇  
禎末天下大亂明性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常挾利刃大弓長  
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遂高隱足不履市闕被紫  
棉布袍絳巾夏葛冠六合方領博袖踽踽然偶出則觀者如堵與  
人無忤嘗闢佛教曰弗人曰佛言其非人道也而人安之何也僧  
尼往往望而去步凡除髮剪指爪必貯之曰父母遺體敢棄諸生

平慎獨功甚密其教人先行後文藝顏元與王養粹爲會講學邀明性入會明性復養粹書曰顏子在聖門獨稱好學當時後世俱莫有及者何哉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如愚或其難及者卽在如愚乎蓋如愚不唯不見圭角亦聰明睿知無一毫末之可見也以實學之曾子亦唯是能問不能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能校較之顏子淺矣又復顏元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涵養沈練至顏子之如愚則英姿不露浮華全消至此效孔子之無言可罕言可卽終曰言有何不可時然後言孔子不敢遽爲公叔文子信也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置侯比偶審固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旁醉酒祀之嘗曰文武缺一非道也治天下可徒尚文乎年六十九卒卒之夕顏元齋酒來訣三飲三拱遺言以有始有終進之有聲發自所居屋上西北隅轉而東南遂卒

王餘佑哭之曰忠孝遺老盡矣顏元哭之曰澹簡溫厚人不得譽而揚亦不得訾而抑終日無一言而與之處者久而自化自今以往其誰修我矣因共私謚曰孝慤先生五子長卽塨次塲培塏塢塤塙子習仁習禮習中塲子習和塏子習智習聖習孝皆有學行成性字葆初盡性字餘初盡性一子早卒已分居矣明性又命塨移之城中教養其孤寡成性亦一子而八孫與明性同旣退隱地被圈口眾食不足業造束香每夜孫曾繞几濟濟燈旁把縮封紙成性手自蓋印號終身不知世有青紫事也卒年七十九

顏元聞之哭曰古之遺士也爲之傳謚曰節白處士

張羅喆字石卿清苑諸生甲申城守死難光祿寺少卿張羅彥之弟也與顏元相識自王餘佑嘗謂天爲理斥無極之說爲非是其講學以仁爲主謂敬者德之聚也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也所成

者何事仁而已其言性無不善而有偏全厚薄不同故孔子曰相  
近孟子謂爲不善非才之罪乃若其情可以爲善性善氣質亦善  
不能歧義理爲二與顏元存性之說相同元初篤守程朱羅喆頗  
不然之及後悟周孔正學則羅喆已卒未得相商定元少羅喆三  
十四歲羅喆接以兄弟元皇恐辭羅喆曰以年則誠過矣以德則  
子師也於兄弟乎何有嘗辨論至午夜出逢三干挾皆匱夫也溫  
語慰勞之如見大賓羅喆家甚貧然非賢友之周不受也卒後顏  
元謂其謙抑之德終身思之不能忘也王餘俗則稱其經濟不可  
量始城被圍羅喆妻王歸寧遽反羅喆詰之王曰來與子共命耳  
已而手繩泣曰我婦人也計唯一死子男子兄弟俱死誰復  
爲張氏後曰計者羅喆領之城破王縊死羅喆手刃一賊從水門  
逸出卒後魏一鰲立劉因等五賢祠拊食焉羅喆有從孫曰秉曜

方匝歲有老嫗抱出亦免秉曜字爾韜其祖卽羅彥也羅彥縊死  
其園秉曜長閉門謝絕人事抱膝吟詩至老不出園中一步因自  
稱曰老園灌園有句云衡門自著一丸泥區畫縱橫三百畦又云  
不因長者通車轍塞斷蓬門老歲華其掃軌僵臥蕭然高致如此  
顏元聞而惜之與之書欲其省有用之精神益光先緒因以羅吉  
所衍孔孟二千年之學進之曰周程張朱皆當低首拜下風也秉  
曜生平著述甚富傳世者唯老園詩草一卷李塨爲之序云

張起鴻字公儀初名來鳳國變後改今名更號石史甯晉人舉明  
宗禎九年鄉試逆闖陷京師三徵不起特下僞敕擢防禦使怒掌  
其使碎敕罵之僞貞定尹械檻北上至保定闖賊敗監送者破檻  
放歸笑曰幾追文文山乃又不及聞顏元與王養粹講學以聖人  
相期勉適贈以頤生微論而爲序所著存性存學曰子臣弟友得

一分辨一分其贈頤生微論之言則曰寶劍贈壯士云利用也起  
鴻迭遭家國大變氣憤抑鬱不得所藉遂放跡遠游厯齊魯魏晉  
衛吳越閩粵所至有好事者爲築室居之意有不適輒他去足跡  
半天下晚歲居西山顏其堂曰師忍讀書纂著其中世事不復聞  
問始鼎革前七年戊寅之難起鴻父還真母氏楊室氏劉兩弟婦  
氏霍氏章姍氏王五人者共投井死及甲申之變起鴻求死不得  
益弗聊賴終歲放浪他鄉如窮人無所歸卒鬱鬱以死顏元祭之  
以文爲衍其前日贈言之誼曰天下有壯士而不得寶劍挾寶劍  
不能用顧惜不肯與人或反以與庸人懦夫者比比世道人心  
所以至此極也初起鴻與元會刁包家元診起鴻疾已曰勿患但  
患來歲長夏一病耳起鴻果以來歲又七月卒所著有五芳井詩  
齋巖集策論法存字存等嘗赴祭起鴻過安肅弔於趙處士之墓

處士名琰甲申後不試有司從起鴻受學其卒也白虹貫曰元爲詩弔之

喬已百字百一臨城人幼抱異才於書無所不窺十六歲補弟子員踰年食餼不屑屑爲舉子業志聖賢講求經濟與魏裔介友善崇禎末兵科給事中范士鬚薦於朝辭不赴國變後晦迹高隱足不履城市好爲名山遊訪異人奇士嘗適晉宿白楊峪暴得疾心搖搖不自持一聞傅山名卽霍然已當是時河北名儒容城孫奇逢宗王陽明祁州刁包宗朱晦菴聚徒講學時貴如魏象樞陸隴其等皆趨其餘風已百不立門戶專以孔孟爲的寂然闇修世亦無知之者顏元遠來訪見其耄年清苦饋以酒食寒舍論學極謹乃去李塨亦以書問學已百答之曰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不止罕言命亦且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實

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意也塚以爲名言  
初已百父若雯由進士宦至吏部員外郎崇禎十一年乞病回籍  
清兵至或告之曰公無守土責可去也若雯曰吾無守土之責而  
有君臣之義城破卒以殉已百祖母高氏投井死妻柏鄉魏氏女  
也投井不死或挽之不肯出終亦死已百時不在城得不死家有  
田三頃至是蕩然已百博學粹德身無崎行口無夸言郡縣長吏  
造門往往不得見著述甚富不輕示人將卒悉納之屋樑中戒子  
孫勿動同治十年訓導范鳴鳳搜破屋中得其書多殘蝕不可讀  
其論顏子略曰唯聖人能知聖人非聖人不足發之發堯舜之蘊  
者禹臯也發成湯之蘊者尹虺也發文王之蘊者周公也春秋時  
不知夫子妄加詆議者不足論穎悟如端木亦僅能言其彷彿而  
非屬真知真知者其爲顏子乎顏子發聖人之道有二則顏子

能發聖人之蘊一則聖人之蘊自顏子而發何者老安少懷聖人之氣象也設唯一車裘不吝之賢恐其不足以承此故顏子之言卽足以進子路而夫子之言正所以進顏子陳蔡之役言語政事諸賢皆不能無疑而顏子一言解之迄今觀道大莫容數語眞知夫子之深者矣歷代相傳正統莫要於爲仁之方克復一語孔子豈不欲人人而告然而陽明剛健者不能勝乃獨於顏子發之諸子問政不曰兵食則曰富教而四代之禮樂則帝王之全局而夫子之全神也亦非顏子不足以勝之此皆所謂聖人之蘊獨於顏子而發一著爲訓千古不毀故周子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雖然夫子之道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如萬象之無不有及再傳而至戰國羣喙爭鳴皆托於聖人之說支流愈多本真愈亂使非孟子起而主之以仁斷之以義則聖道豈能曠然永

明於世而至今不易哉故愚嘗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大孔子之道定天下之統傳萬世無弊者孟子也論者謂已百之學具全體該大用北方學者莫之先也今所存者世譜前集三卷正集三卷後集六卷葬說一卷臨城志八卷弟已干亦知名

呂申字文甫清苑人精術數經濟之學顏元嘗從之間天文少卽淹博爲諸生有聲庠序原名牙興督學使者姜元衡爲更今名曰此嶽降也鄉試不售遂棄帖括益讀書究心天官輿地及王奇太乙孤虛風角諸說能背誦其辭始末不差一字尤精堪輿家言相山川形勢以十曰十二字相生勝衰克王相求天地之生氣推而納諸死者體魄之中決其後之貴富賤窮興敗利不利輒先定其年月時既至百不失一二其爲說奧衍宏贍神懸鬼謀出天入地觀者不能測其際而類引部招福禍倚伏若磁石之吸鐵轉丸之

育矢初不相謀終無一爽遠近神之呼爲呂仙而不字嘗言四書  
朱注有支離之處惜其所著書多不傳年五十五卒元嘗曰予當  
矜莊時輒思呂文甫也

王養粹字法乾蠡人與顏元共學四十年先顏元卒養粹少狂放  
年十六補定州衛諸生文名籍甚嘗以其文就正李明性明性語  
以道奮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焚帖括讀經學禮投佛像於井朔  
望率家人拜祖祠父母並相其生母拜嫡母家無間言元聞而納  
交共爲日記約五日一會會日禮焚香四拜孔子已客西主人  
東再拜主人爲客正坐客一拱主人下與客揖客爲主人亦如之  
旣就坐質學行勸善規過所見時有同異要皆以力行志聖學爲  
歸其制行元近於狂養粹近於狷論友元主節取養粹主擇交爲  
學元壹意周孔正學養粹始依違於程朱繼漸染於莊老元專力

習行養粹兼事誦讀論春秋衛出公輒事元曰曠殺母獲罪周天  
子可廢輒不可廢猶之南子淫亂衛靈可誅曠不可誅養粹曰曠  
殺南子亦大義也故春秋猶書世子元曰此微有辨若光武之廢  
昌后則可母子之際不忍言也養粹曰淫人男女皆可誅元曰固  
矣若吾子爲齊太史將不書崔杼殺君乎養粹曰然元曰否君爲  
桀紂臣則湯武若猶然君父也惡得以一婦人故殺之且吾子而  
爲管仲也將相桓乎抑誅桓乎爲孔子作春秋將錄桓天下受賜  
之功乎抑誅桓禽獸之行乎君子不窮人之隱論事當權其大小  
吾子所言正子路之見非夫子見小君之誼也養粹曰設有無倫  
之君而用我將爲之臣乎元曰君子隨時處中定公遂兄自立孔  
子不仕及其晚年歸而用魯陽貨饋豚亦遂往見養粹曰爲崔杼  
則何如元曰殺其妻棄官而逃終身不仕其國可也養粹又問孔